

第三十九章

悼强敌伉俪筹善策 揭真面仇讎针锋对

趁着乱劲，时、李二人忙把阮佩韦调出来。阮佩韦刚才的话很冲，此时果然垂头丧气地说道：“我看走了眼，白挨一刀子，丢人了！”时、李二人同声劝他，把他拖出正房。

却当阮佩韦往外走时，于锦早已瞥见，嘻嘻地冷笑一声，张口欲消骂；环顾众人，忽又忍下去，脸上不由带出骄傲之态来。赵忠敏见众人已然释疑，也要发话，被于锦拦住了。两个人握手示意，各装出没事人的样子来，置身局外；往屋隅一躲，一言不发，静看俞剑平作何举措。

在场群雄纷纷究诘飞豹子袁承烈的来头。奎金牛金文穆自言自语道：“飞豹子不是绿林，这家伙是干什么的呢！跟俞爷怎么个碴呢？……我说俞大哥，这飞豹子袁承烈既跟你结仇，你一定认识他了？”

马氏双雄也凑过来对俞剑平道：“关外有金场、牧场，还有人参场，这姓袁的又叫快马袁，什九是干牧场的。我说俞大哥，你不是没到过辽东么？你跟他一个干牧场的，怎么结的梁子呢？”又回顾胡孟刚道：“喂，胡二哥，你和当年干牧场的人有过节没有？”

众人都这么问，十二金钱俞剑平不遑置答，眼光看到外屋，听阮佩韦随着李尚桐、时光庭出去了。他便突然站起来走到于锦、赵忠敏面前，深深一揖，满脸恳切，手指着心口，慨然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很看得起我

俞剑平，我心上感激，我也不必说了。我和二位交情还浅，我和令师兄是换命的弟兄。二位信中的意思，我已经听明白了。二位是帮我来访镖的，可是现在又突然发觉劫镖的袁承烈也是朋友，你二位就为难了……”

刚刚说到这里，松江三杰再忍耐不住，就突然大声发话道：“于、赵二位是好朋友，咱们谁都很佩服的。刚才这个碴，咱们说破就算完，咱们谁也别提了，我们说正格的。我说于三弟，你二位是帮忙来的，还不愿意把镖寻访着么？我请问请问二位，到底飞豹子袁承烈这小子是干什么的？是怎么个出身？请二位赶快说出来，咱们大家听一听，好找他去，冲他讨镖。”

此言一出，顿时有数人附和，同声说道：“着啊，于、赵二位既跟飞豹子姓袁的认识，就请你二位费心，把这家伙的来头、巢穴、党羽，一一说出来。你就是给咱们镖行帮大忙了，一下子把豹子弄住，那就是你二位头一件大功。”

铁牌手胡孟刚哈哈大笑，很得意地说道：“这可好了！我们大伙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，也没把豹子的准根掏着。二位贤弟竟能知道他的实底，这太好了。冲着俞大哥和我的面子，你二位就费心说说吧。就算二位跟飞豹子认识，也不要紧。我们不过是打听打听他的身世、来历，我们还是按江湖道，依礼拜山，向他讨镖；决不会把二位抖搂出，教二位落了不是。”

众人七言八语，于锦、赵忠敏一声不响，环视众人；猛然站起来，仰面大笑。笑罢，于锦将面皮一绷，用很冷峭的口吻，向众人说道：“对不住！众位的意思，是拿我们当卖底的人了？”众人忙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二位不用提了，二位绝不是卖底的。”

于锦大笑道：“诸位起初疑心我卖镖行的底，现在又拿话挤我卖飞豹子的底；我弟兄不知哪根骨头下贱，竟教人这么小看！”

欧联奎忙道：“二位错想了！我们看信，已知二位和飞豹子认识，决不能教你卖友，我们只求你把飞豹子的出身说一说。”

于锦怒极，将手一叉腰，正色厉声道：“我明白！众位是教我弟兄说实话。对不住，我两人的意思全写在信上了；难为苏老师念了这半晌，诸位还没有听明白！我弟兄教人家瞧不起，拿我们当奸细，弄得写一封私信，也教人家抄抢了去。我弟兄如今的嫌疑还没有摘落清楚，我们呢，还在这里待罪；怎么诸位又说起别的话了？对不住，我弟兄的机密全都写在信上了。诸位要想询问这封信以外的话，哼哼，不管哪一位，不管怎么说，恕我弟兄没脸再讲。就拿刀子宰了我们，我们也不能多说半句！”说着，转对俞剑平道：“俞老镖头，我弟兄静听你老人家的发落！”

众人一听于、赵二人犹存芥蒂，忙纷纷劝解。于、赵忍不住瞪眼大嚷起来。

十二金钱急急地将胡孟刚推了一下，向于、赵二人重复一揖到地，慨然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再不要说了！这些位朋友都是给我帮忙的一番盛意，恨不得把飞豹子的实底早早根究出来，好搭救我们胡二弟的家眷；他们可就忘了二位为难了。二位的苦衷，我俞剑平最为明白。我刚才不是说么，二位本来是帮我的忙的，助访镖银来的；可是现在忽然发觉这劫镖的袁某人也是你二位的朋友，二位这才做了难。觉得帮谁也不对，不帮谁也不好；二位这才背着人商量，打算洁身引退，事先要写一封信问你那大师兄。二位这办法实在很对，就是我俞剑平设身处地，我也要这样办的……二位不用着急。我俞剑平断不肯强人所难，教好朋友两面受挤……”

俞剑平转顾众人道：“诸位快不要问了。凭众位怎么问，他二位实在不能回答。他二位跟俞某是朋友，跟飞豹子也是朋友，那封信上已然说得明明白白；都是朋友，帮谁也使不得。我说于贤弟，可是这个意思吧？总而言之，既然有这等情节，我们应该抛开于、赵二位这封信，我们大家另想办法，根究飞豹子的踪迹，我们不应该从于、赵二位口中，打听飞豹子半点的消息，至于这封信……”

俞剑平叫着于、赵二人的名字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信我依然奉还二

位。二位只管发出去，且看令师兄如何答复便了。我们这里，照样还是先回宝应县，再转奔火云庄，到子母神梭武胜文武庄主那里登门投帖；请他给我们引见飞豹子，我们定期会面，索讨镖银……”

俞剑平又向众人笑道：“再说，贱内大远地从海州寻来。我讲句笑话吧，她也许访着一点线索，特意邀着朋友，给我送信来了。我们访求飞豹子并不为难，何必定要挤于、赵二位呢？我说对不对，胡二弟？”

说罢，俞剑平站起来，把残信索到手中，仍交于锦。他一面劝阻众人，不要叻叻，催大家各归各屋，赶早安歇，明早好一齐上路；一面命人上房，把智囊姜羽冲换回；略将夺信还信之事，告诉姜羽冲。又抽空邀着老拳师夜游神苏建明和铁牌手胡孟刚，偕同去找阮佩韦、李尚桐、时光庭三人，把三人安慰一番，亲手给阮佩韦裹好伤，说了许多密话，是教三人不要灰心的意思。然后，十二金钱俞剑平回来，由姜羽冲陪伴着，重新极力安慰于、赵二人；但只说了许多好话，并不打听飞豹子的来历。

赵忠敏性直，于锦心细。两人你望我，我望你，虽深感俞镖头的推诚相待，仍有点余怒未息，同时疑诬顿雪，又很得意。俞剑平接着劝道：“算了吧！你二位和阮佩韦不熟，他一向如此冒失的。我们大丈夫做事，丢得起，放得下；既然自己的苦心已得大家信谅，我盼望二位明天再不要提起了。二位想想看，阮佩韦这时候该多么后悔？二位为我担点嫌疑，任劳任怨，我俞剑平心里有数。”

智囊姜羽冲此时坐在俞剑平身旁，就跟着帮腔，往外引逗于、赵的话。姜羽冲先因众人只顾内讧，忘了外患，他就急急登房，暂代敌。等到乱过去，他这才跳下房来，忙找到苏建明、阮佩韦，先把信中原委问明；想了想，这才来到上房，故作不知，当着于、赵的面，向俞剑平探问：“刚才怎的乱了这一大阵？”俞剑平又把刚才之事说了一遍。

姜羽冲顺着口气，把阮佩韦抱怨一顿：“交朋友不该这么多疑！”跟着向俞剑平道：“这个飞豹子原来姓袁，叫袁承烈，不是绿林，是辽东开什么场子的，又叫快马袁，这定是开牧场子的了。俞大哥，你从前可跟这

样一个人物打过交道？有过梁子么？”说时，眼角扫着于、赵。

俞剑平绰须微笑道：“这个，先不用管他，我现在记不得了。好在内人快来了，我想她必不是空来。我的意思还是回宝应县，听听内人怎么说，随后再往火云庄去。”姜羽冲欣然说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我听说俞大嫂还邀来一位肖武官，是俞大哥的师弟，当然探出飞豹子的实底来了。大嫂一到，定有捷音；我想飞豹子这一回再没处藏躲了。”复用戏谑的口吻说道：“俞大嫂乃是女中丈夫，不愧为俞大哥的贤内助。当年你贤伉俪联剑创业，争雄武林；凡是俞大哥的事，俞大嫂一定纤悉皆知。并且女人家心细，俞大哥忘了，俞大嫂一定记得。这个飞豹子的来历，我敢说俞大嫂一定晓得。”

俞剑平笑道：“我最健忘，贱内比我年岁小，的确比我有记性。”

姜羽冲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

俞剑平道：“所以我说，不必再在此耽误，我们速回宝应县，实为上着……”姜羽冲做出踊跃的样子来喝彩道：“对！”好像一到宝应，一见俞夫人丁云秀，这飞豹子一准不能遁形潜踪了。俞剑平这样说话，姜羽冲已经明白。这意思就是说：“钩稽飞豹子的底细，我们另有办法。朋友不肯告诉我，我无须乎教朋友作难。”

赵忠敏听了，不甚理会；于锦却觉察出来了。人家越是不肯问，就是越形容自己跟飞豹子交情近；当下默然。赵忠敏只看于锦的形色；于锦既不言语，他也就装哑巴了。

跟着，姜羽冲和俞剑平又提到回宝应县，访火云庄的步骤。因又问到俞剑平当年创业，得罪过什么人；飞豹子三字反倒轶出口边，全不谈了。可是仍不冷落于、赵二人，俞、姜二老照样的一句半句向于、赵谈谈问问。

于锦寻思了一回，忍不住了，朗然说道：“刚才那封信，俞老镖头只听见念诵，还没有看。这封信已经扯碎，我也不打算发出去了。”俞剑平道：“可以另写好了，再发出去。”

于锦道：“那也不必，俞老镖头，由这封信总可以看出，我弟兄绝没有泄漏我们镖行的机密。我们镖行本有行规，我弟兄就不管行规，也得看在我大师兄跟俞老镖头的交情上。前两天我弟兄无端被人当奸细看，心中实在不好受……”

姜羽冲忙道：“好在是非大明，已经揭过去了。”

于锦道：“误会揭过去了，但是我和这飞豹子究竟是怎样个来往，俞老镖头不肯问，我却不能不表一声。老实说，我们只是欠人家的情，没跟人家共过事。”

话到口边，姜羽冲趁这个机会，淡淡地问道：“这个人不是开牧场的么？你二位怎会欠他的情呢？”

于锦翻着眼睛，扫了姜羽冲一眼，面对俞剑平道：“俞老镖头，我们跟飞豹子的交道，本来不该说。我弟兄奉大师兄钱正凯的派遣，前来助访镖银，事先实不知这劫镖的就是飞豹子袁某；临到鬼门关一场斗技，方才断定是熟人。这个袁某的确不是绿林，的确是在辽东开牧场子的。我们跟他并无渊源。只在六七年前，我们镖局押着一票镖出关，因为押镖的镖客在店中说了狂话，行在半道上，竟出了岔错。我们的镖被马达子麦金源抄去了。大师兄钱正凯带着我，出关访镖；误打误撞，又和破斧山的瑞宝成一言不合，动起武来。我们人少势孤，被人家包围。我们大师兄展开绝技，与瑞宝成苦斗，眼看得不得了。适逢其会，这个飞豹子押着马群，从瑞宝成的线地上经过。他和瑞宝成素有认识，当那时他是路过破斧山；听说山下困住了关内的镖客，他就骑一匹劣马，由破斧山的二当家陪着，前来观战。”

于锦接着说道：“这时我们大师兄和我，还有两位朋友，已经危急万分，被人家围在两处，各不能相顾。可是我们大师兄视死如归，丝毫不怯，依然苦战不休。这个快马袁想是存着‘惺惺惜惺惺’的心思，手拿一根大铁锅烟袋，竟策马突围，扑到战场，把瑞宝成劝住。问明原委，知是误会，对我们两家说：‘同是武林一脉，不打不成相识。’极力给我们排

解。瑞宝成很敬畏这个快马袁；当下颇留情面，不但把我们放了，还邀上山寨，当朋友款待。我们大师兄十分感激，在宴间与瑞宝成、快马袁，极力结识。到这时快马袁方才说，他并非山寨的主人，他也是过客，特来顺路拜山的。他好像很佩服我们大师兄的胆气和武技，拿着我们当朋友看；问我们大师兄是哪里人，开什么镖局？因何事出关？钱大师兄据实相告，这快马袁大笑，自说也是关内人……”

说到此，姜羽冲不觉回问道：“哦，他也是关内人，是哪省呢？”

于锦眼珠一转笑道：“这个我可是忘了。”俞剑平向姜羽冲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恐怕是直隶人。”于锦道：“也许是。”俞剑平道：“以后如何呢？”

于锦道：“以后么？钱大师兄就将失镖寻镖之事如实说出来。这快马袁十分慷慨，对瑞宝成道：‘这位钱朋友的武功乃是武当北派正宗，和瑞爷门户很近，你们二位很可以交交。不过人家到辽东来，人地生疏，全靠朋友照应。他这不是访镖来的么？瑞爷看在武林份上，何不帮个小忙，替他查找查找？’那瑞宝成就大声说道：‘钱镖头的镖，我倒晓得落在谁手里了，不过钱镖头这位趟子手说话太难听，所以我刚才不能不和钱镖头比划比划。其实钱镖头的大名，我也是久仰的。’转脸又对我大师兄说道：‘老实告诉你，你的镖落在麦金源手里了。’我那大师兄立刻起身道谢，就要找麦金源去讨。快马袁和瑞宝成一齐劝阻道：‘麦老四为人古怪，只怕情讨不易。’这快马袁拿出自己的名帖来，又劝瑞宝成也拿一份名帖；由他二位出头，备下礼物，派破斧山的一个小喽啰，面见麦金源，以礼讨镖。居然只费了十几天的工夫，把原镖取回。”

于锦接着说道：“我们大师兄因此欠下了快马袁的情，至今已经六七年，始终未得一报。那时候，小弟本也在场，知道此人本非绿林，乃是牧场场主。他这人生得豹头环眼，手里拿着一根大铁锅烟袋，说话气度非常豪爽。我们乍来时，虽听说劫镖的人，生得豹头环眼，手使铁烟袋打穴，我们也是心中一动。但因不知劫镖人的姓名，而快马袁又非绿林，我

们也就没有联想到是他。这一次在苦水铺，得知劫镖的人外号叫作飞豹子，我们这才知道一准是他了……”

姜羽冲道：“那也不见得吧！他一个开牧场的，无缘无故，跑到江南劫镖，做这犯法的事，又是何意呢？”

于锦又看了姜羽冲一眼道：“他为什么劫镖，我可不知道；我只晓得快马袁又叫飞豹子罢了。”俞剑平道：“快马袁真叫飞豹子么？”

于锦道：“一点不错！原因他在牧场，有这快马袁的外号，乃是……”说至此一顿，却又接口道：“我索性说了吧。他的岳父叫快马韩，这是继承他岳父的外号。后来他和辽东三熊因夺金场，比武争霸，仗他一人之力，把辽东三熊全都打败，并且把三人收为门徒。人家遂赠了这么一个外号，叫作‘飞豹子单掌败三熊’。现在这里劫镖的主儿生得豹头环眼，正和快马袁的相貌一样，论年纪也是五六十岁，使的兵刃又是铁烟袋杆，并且外号又都叫飞豹子，这十成十准是他了。飞豹子快马袁素日在关外寒边围子，开着牧场；我们却不晓得他究因何故，跑到关内劫镖？但是他既指名要会俞老镖头，猜想他或者跟俞老镖头从前有过过节儿，我们可就不晓得了。俞老镖头，我已将真情实底说出来了，你老跟我们钱大师兄是患难弟兄，又是同行；现在这劫镖的飞豹子就是快马袁承烈，快马袁又对我们镖局有恩……我们先不知他是快马袁，还则罢了；既知道他就是快马袁，请你老替我弟兄想想，我们能怎样办呢？所以我们弟兄迫不得已，才想告退。又恐怕我们大师兄也许另有两全之策，我们这才偷偷写信，要请问请问他。我们决没有当奸细的心思，我们只怕对不住两方面的交情罢了，谁知道反为这个，遭大家白眼呢？”

于锦侃侃而谈，一口气讲罢，目视姜羽冲，仰面一笑道：“我要说，不用诱供，我可以不打自招。不过要像阮佩韦那么拿我不当人，硬挤我吐实，我可就头可断，嘴不能输。或者哪一位拿我当傻子，总想绕着弯子来套问我，我也偏不上当，教他趁不了愿。我就是天生这种混账脾气！幸而俞老镖头大仁大义，拿我们当朋友，没拿我们当小孩子，我只得实说了。

说是说了,我可就对得住俞老镖头,又对不住飞豹子了。我实不该给人家泄底,我现在只有和我们赵四弟赶快洁身引退。”说至此戛然而住。话锋冲着姜羽冲攻击上来。姜羽冲老练之至,脸上连动都不动,反倒哈哈大笑道:“好!还是于贤弟痛快,于贤弟真是快人快语,我佩服之至!于贤弟是怕两面得罪人,其实你不会跟你们令师兄出头,给说和说和么?……真个的,快马袁的家乡在哪里?”

于锦摇头道:“对不住,这个我说不出来。至于说和,只怕我兄弟没有那么大脸面!”

俞剑平心知于、赵犹含不悦,便向姜羽冲示意,抛开正文,只说闲话。左梦云从外面进来,趋近俞剑平,似要耳语。俞剑平道:“有话大声说,不要这样了。”左梦云嗫嚅道:“阮佩韦和时、李二位……”

俞剑平道:“哦,他三位错疑了好朋友,心上不得劲,待我过去劝劝他。”向于、赵道:“天已不早,二位歇歇吧。”急站起来去见阮佩韦。

阮佩韦很懊丧地坐在另室,众人知他没趣,就劝说道:“阮大哥,多亏你冒险挨这一刀,咱们才得探出飞豹子的真姓名来。又知他是辽东开牧场的,这实在是奇功一件。”

苏建明捋须笑道:“别看我刚才那么说,若没阮贤弟出头做恶人,于、赵的信我们真没法子索看。阮贤弟这一回任劳任怨,给俞、胡帮忙不小。”这么劝着,阮佩韦稍微心宽,面向时光庭、李尚桐,叹了口气道:“我真浑!我这一来,算是得罪钱正凯哥们了……”

众人忙道:“那不要紧,等到事后,俞镖头自然会想法子给你们两家和解。”

不想九股烟乔茂蹭过来,忽然说出几句冷话,向欧联奎道:“交朋友全靠有眼珠子,瞎目瞪眼的人总得吃亏,饶吃亏还得罪人。人家于锦是我们镖局本行,有行规管着,人家怎会给贼做底线?拿人当贼,不是作贱人么?依我看,咱们得摆酒席,好好地登门给人家道歉。”

阮佩韦勃然变色,时光庭、李尚桐尤怒,站起来道:“对对对!我们三

个人全是瞎眼的浑蛋，得罪人了！”

李尚桐口齿最厉害，冷笑道：“阮大哥，咱们冲着乔镖头，咱们也别在这里装浑蛋了！”

苏建明老头子很不高兴，道：“乔师傅这是怎么说话！”周季龙把乔茂推出去，大家又重劝阮佩韦等三人。

俞剑平跟着左梦云急急进来，向阮佩韦道：“阮贤弟，亏你这一来，我们得知许多线索。你一心为我，得罪了人，还受了伤。还有时、李二位，你们哥三个全是为友烧身……你三位别听闲话，我俞剑平自有道理。”

俞剑平两面安慰，费了许多话，才将事情揭过去。随后把老一辈的英雄都邀过来，一同揣摸这快马袁的为人。俞剑平想不起袁承烈这个名字，更猜不出因何与己结仇，马氏双雄熟知北方武林人物，也不晓得这个人的根底派别。

苏建明、童冠英等本是江南的武林，和辽东牧场简直如风马牛。大家你问我，我问你，乱猜一阵，谁也猜不出来。末后几个老英雄都说：“这个人什九必是俞镖头的仇人转烦出来的。或者这个人现时开牧场，从前也是绿林；俞剑平当年创业时与他有过梁子，也未可知。”

姜羽冲道：“不必瞎猜了，还是回宝应县，访火云庄。”于是大家略略歇息，转眼天亮了。十二金钱俞剑平即请夜游神苏建明率一半人，留在苦水铺一带设卡；其余的人都随俞剑平、胡孟刚、姜羽冲回去；吴玉明径由苦水铺回东路卡子。

童冠英坚欲跟俞剑平赴火云庄，至于南路卡子，他要转烦别人替他去。但赴火云庄是攻，看卡子是守，别人也不愿退后。闹了半晌，姜羽冲道：“好在上南路卡子去，也得通过宝应县城，咱们到城里再定规吧。”童冠英方才不说什么了。

俞剑平、胡孟刚、童冠英和两三个受伤的人骑马先行。其余青年有的雇牲口；有的坐太平车子，一同出离苦水铺。俞剑平这几个人都骑的是自备的好马，由早晨动身，傍晚便进了宝应县城。

此时义成镖局的总镖头窦焕如，已与青松道人到火云庄去了。现在镖局的，只有沈明谊、无明和尚和义成镖局的几位镖客。俞剑平、胡孟刚先对无明和尚说了些客气话，跟着向镖局中人打听近日情形。

义成镖局说是郝颖先去了之后，一举一动，被敌监视，很不容易着手。窦焕如与青松道人等昨日才去，还没有回信。跟着吃完晚饭，喝茶休息，把受伤的夏靖侯、叶良栋几个人留在镖局，请医疗治。俞剑平就要马不揭鞍，连夜驰赴火云庄。童冠英道：“俞大嫂不是后天就来么？你怎么不等一等？”

姜羽冲道：“我们的人熬了好几夜，得歇一晚上。还有他们坐车的人，现在还没到，我们应该候一候他们。”

俞剑平心中焦灼，迫不及待。胡孟刚挂念狱中被扣的家眷，觉得既已访知飞豹子身世，就该立赴火云庄；如能抵面一斗，立讨镖银更好；不然的话，便应设法到辽东，搜他的根子去。

俞剑平对众人说道：“依小弟之见，我打算和胡二弟，再请几位，现在就动身；别位可以明早走。我和胡二弟赶到火云庄，恰在夜半，我们就索性乘夜入庄踩探一下。等到白天，咱们的人也到齐了，再登门投帖，拜访那个武胜文。姜五爷，你说这么办，好不好？至于这飞豹子，既知他在辽东开牧场，有名有姓，自然不难究问。我此刻就写信，请这里的师傅们给发出去，托北京、保定的同行，转烦辽东同业代访。”

沈明谊皱眉道：“由江南发信到辽东，往来还不得一个多月？还不如由我们海州镖局，托海船送到烟台，转往营口。山海关的景明镖行，不是跟马氏双雄共过事么？”俞剑平道：“这也可以，我们不妨双管齐下。”胡孟刚道：“好！咱们就立刻办起来！”十二金钱俞剑平便索笔墨，亲自修书。胡孟刚也要写信，姜羽冲道：“胡二哥，你念我写吧。”

无明和尚在旁插话道：“这个快马袁原来是一个开牧场的，他不远千里，跑到这里劫镖，劫的又是盐镖！他不惜身罹重罪，做这等大案，猜想他和俞、胡二位必有极深难解的仇隙……”九股烟道：“那还用说？”胡

孟刚急急瞪他一眼道：“你又……”

俞剑平一面写信，一面答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这飞豹子一定是跟我过不去，无奈我和胡二哥实在琢磨不出来。”旁顾童冠英道：“这飞豹子的姓名，我们昨天才探出来；明师父刚到，还不晓得，童师傅费心替我说说吧。”

童冠英就移座挨近无明和尚，把昨晚于、赵之事，对无明和尚说了。这无明和尚生得瘦脸长眉，好像个得道高僧，骨子里却是武技超绝、做事狠辣的拳家；他的外家功夫名震一时。他此来乃是过路，被窦焕如挽留住，请他照看镖局。他因听说静虚和尚正助俞、胡访镖，他也要和俞剑平结纳结纳，故此留下了；静虚和尚跟他乃是两个宗派，童冠英却和他很熟；两人当下说得很热闹，可是一句出家人的话也没有，完全说的是江湖勾当。

不大工夫，俞剑平把信写好，投笔站起来道：“这时刚起更，胡二弟，走吧！”跟着姜羽冲也写好了信，各信都由俞、胡、姜、马等人共同列名，交给义成镖局的人，烦他发出去。

外面人已将鞍马备好，点着灯笼，兵刃、暗器也都检点了。俞剑平拉着胡孟刚，对无明和尚说：“明师父，火云庄的子母神梭武胜文和这劫镖的飞豹子袁承烈，一定素有认识，交情很深；现时飞豹子或者就在火云庄。……”

童冠英道：“这些话我都对明师父说了。俞大哥的意思，是要邀明师父一同去，是不是？我已跟他说好了，他说我去他就去；我自然是去。姜五爷，你快派人守卡子吧，我们一僧一俗，今晚陪俞大哥到火云庄去一趟。刚才听沈明谊师傅说，郝颖先他们就住在火云庄药王庙；明师父去了，更方便。别耽误了，谁去谁留，快点安排，咱们立刻出发吧。”

姜羽冲对胡、俞说：“就是这样，请松江三杰夏靖侯二哥留守宝应县，就便养伤。请夏建侯大哥、谷绍光三哥，暂守东路卡子。俞大嫂来到时，这里已经备好了公馆，再请留守的人赶快送信来。”

松江三杰本不愿意留守，俞剑平一再拜托道：“三位已经很受累了，守卡子也是要紧的事。”又道：“贱内若到，可以问问她有什么事，就教她赶快转赴火云庄，不必在这里耽误了。”

胡孟刚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把腰带一紧，头一个站起来。蛇焰箭岳俊超道：“俞大哥，对不住，我得明天走。我的蛇焰箭全用完了，还得赶紧买办硫黄火药，动手现做。”

姜羽冲道：“岳四爷明、后天走，全可以。”又将俞门弟子左梦云留下，好招呼他的师娘俞夫人丁云秀。

十二金钱俞剑平、胡孟刚、智囊姜羽冲、霹雳手童冠英及其弟子郭寿彭，无明和尚，连马氏双雄马赞源、马赞潮，没影儿魏廉、九股烟乔茂，共十个人，带一个领路的趟子手，连夜出离宝应县，由趟子手挑灯先行，把马鞭力打，如箭似地飞驰而去。这时二更刚过，晴空无云，天色黑暗。众人衔枚急走，但听得蹄声得得，冲破寂静的旷野。一口气走出六十多里，距火云庄还有二十里地；前面正有一座小市镇，应该进镇打尖歇马。胡孟刚说：“我们只饮饮牲口，还是往前赶。”

姜羽冲道：“就是赶到，恐怕也快天亮了。”

俞剑平道：“赶着看。听说火云庄没有店，在这里歇歇马也好。”遂由趟子手上前觅店砸门，把牲口喂饱了。天气热，大家开了房间，忙着洗脸，擦汗，吃茶。这些人都是老行家，在店房内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却是砸门声，马蹄声，仍惊动了住店的客人。

从别的房间，走出一个客人，到厕所解溲。俞剑平推门往外瞥了一眼；那人打着呵欠，走回己室。俞剑平便走出来，到马棚看了看。随后付了店钱，大家扳鞍上马。

再往前走，距火云庄还有二三里，大家把马放慢。一钩新月从薄云透出微光，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姜羽冲招呼路上多加小心。俞剑平把兵刃抽出来，一马当先，抢到最前面，紧护着向导走。九股烟乔茂夹在当中走，唯恐受了暗算。忽然一阵风过处，背后又有蹄声。无明和尚的马不

好，落在后面，恰好听见，忙招呼大众留神，诸人驻马倾听，果然有马蹄奔驰之声，好像这匹马越走越近，忽然又转了弯，往岔道上走远了。

胡孟刚大瞪眼道：“难道这又是飞豹子的党羽？”

姜羽冲道：“不要理他！我们还是往前走。”俞剑平微哼了一声，心下恍然。无明和尚道：“要是贼党，做什么不追过去看看？”俞、胡二镖头齐道：“追就上当，他们要诱咱们走瞎道。”大家策马又往前行。趟子手举鞭指着前面道：“到了。”众人在马上一望，黑乎乎一大片浓影，住户至少也有一二百家，那药王庙就在庄内靠东南隅。俞、胡、姜、马一行翻身下马，趟子手道：“我们怎样进庄？”

俞剑平道：“这时刻多早晚了？”趟子手道：“有四更天了吧。”俞剑平道：“人先进庄，马稍留后。”将马拴在庄外树林内，留人看马。本想多留两三人，九股烟害怕不肯干，没影儿争功也不肯干，只可单留下童门弟子郭寿彭一人；其余的人一齐进庄。

俞剑平当先，无明和尚押后，急绕庄巡视一遍，一见可疑之处，便由趟子手引导，蹑足潜行。径往东南隅走去。不想在庄外绕看无人，刚刚进内，便听见嗖的一声，一条人影从人家房上飞蹿过去。九股烟乔茂叫了一声：“有人！”

几位老英雄把兵刃握在掌中，身子全都没动。没影儿魏廉一声不响，往临街宅墙上一跃，登高急寻，那人影已隐匿不见。魏廉还想搜寻，被俞剑平轻轻唤住，催他下来，说道：“天已快亮，不便动手了，咱们快找郝颖先郝师傅去为要。”

十二金钱俞剑平暗自诧异。这地方是火云庄，不是古堡，这武胜文不管他真面目如何，在表面上总算是当地绅士，他不该在本乡本土做出绿林举动。就是飞豹子胡闹，武胜文也该加以阻止；怎么这里竟有夜行人出现？俞、胡、姜等全都这么设想，不肯贸然动武，可是为防意外，俞剑平和童冠英便左右护着趟子手往庄里走。

转眼来到药王庙附近；俞剑平命趟子手上前叫门。童冠英叫着无明

和尚，要赶奔庙后，从后面跳墙进去。无明和尚笑道：“我不去！那一来，我真成了跳墙和尚了。”没影儿魏廉道：“童老师，我陪你去。”马氏双雄道：“咱们一同去。”四人立刻离开前边，绕奔庙后去了。

余众贴墙根藏在黑影里，由俞剑平陪着趟子手，来到药王庙山门口；登上石阶，轻轻弹指叩门，里面无人应声。九股烟乔茂此时忽然勇敢起来，抡拳“啪啪”一阵狂打。姜羽冲忙奔过来，将他拦住道：“手轻点，别惊动四邻！”

九股烟道：“怕什么？夜半叫门，不犯法呀！”

胡孟刚低声道：“你这人说话总是另一个味道，咱们不是……”一句话未了，半空“唰”的一声，一道寒光打来。胡孟刚、姜羽冲往旁一蹿，俞剑平就一俯腰；山门上“铮”地响了一下，一支暗器（袖箭钢镖之类）钉在门上了。吓得九股烟乔茂失声一喊，拼命蹿开。

众人急寻暗器来路；早又“唰”的一声，接着发出一支暗器，冲俞剑平打来。俞剑平一侧身，伸手把镖抄住，翻手还打出去；跟着把趟子手一提，提到墙根。发暗器的地方在侧面房上，距庙很远，暗器打得很有力。俞剑平还镖打到，那人影一晃，沉下房脊，隐隐听见一声冷笑。胡孟刚大怒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无明和尚怒吼一声，把戒刀一亮道：“什么人胆敢扰乱佛门善地？”那人影从墙根黑影中蹿出来，飞身上房。俞剑平、姜羽冲、胡孟刚也忙搜索过去。头一个冲过去的是无明和尚。

那人影在房上伏腰飞跑，转眼间跳落平地。无明和尚追过去，往前一扑，抡刀就砍。那人狂笑道：“朋友又来了？这回你可得不了便宜！”抖手又打出一镖，无明和尚急闪。

那人拨头又跑，转过一条小巷，忽然站住；口打胡哨，从暗处窜出两个人，把无明和尚打圈围住。无明和尚昂然不惧，用他那扬州土话，厉声喝道：“好个劫镖贼，你就来吧！”

顿时对上手，刀锋乍交，敌人忽叫道：“咦，这是个出家人？”无明和

尚骂道：“出家人也要开杀戒！”这刀光挥霍，力抗三敌。

俞剑平等跟踪寻到。月色微明，俞剑平略瞥战况，心头一转，急忙喊道：“前面可有郝师傅么？”敌人倏然一退，内中一人应声道：“我是程岳，来的可是师父么？”

两方面竟是自己人，顿时住手。俞、胡、姜三人凑近一看，原来是程岳、戴永清和白彦伦三个人。两边的人聚在一处，俞剑平道：“白贤弟辛苦，你们三人埋伏在这里做什么？可是飞豹子来了么？那个武胜文就公然拿出绿林手腕，对付咱们人么？”

白彦伦环顾众人道：“说不得，这武胜文刁滑极了！我们教他摆布得一点也动弹不得。大哥，我们进庙去吧！不然的话，他又会支使出乡团来捣乱了。”

大家在外面不便多谈，忙践阶而上，来到山门口。胡孟刚道：“庙里还有人么？怎么总叫不开？”白彦伦道：“硬叫门，自然叫不开，我们有暗号。”

戴永清道：“待我来。”取出飞蝗石子，用一块白布包上，这白布上面有记号，抖手打入庙内。回头对俞、胡、姜道：“你瞧，回头就有人开门。”

石子投入一响，庙中竟无人开门。白彦伦道：“唔，难道都睡了不成？”

俞、姜二人低声：“不对！白贤弟，我们几个人从后面跳墙进去了，别是他们闹起误会来了吧！”

白彦伦道：“都是谁？”胡孟刚道：“是霹雳手童冠英和马氏兄弟、没影儿魏廉。”

白彦伦道：“不好，咱们快进去看看。”

黑鹰程岳道：“我去。”才跃上墙头，那山门已然豁刺地开了。后面当真也险些动了手，童冠英刚刚跃上后山门的墙，背后便飞来了一石子。魏廉忙叫道：“我是镖行！”楚占熊方从隐身处出来。

白彦伦、楚占熊等引俞、胡、姜、童一行人，进了药王庙的一所跨院。

这庙殿宇很多，有两个僧人和一个火居道人住着。前前后后，空房子极多，随便可住，就是失修太甚。因火云庄没有店，借民房不便，义成镖局窦焕如托人给住持僧许多香资，把三间禅房借妥；郝颖先等先后两拨人都住在这里。

大家齐进禅房。点着了灯，未遑就座，先由楚占熊陪着魏廉，把庄外的郭寿彭和那十一匹马，先引进庙来，拴在空庑内。黑鹰程岳道：“我们外面还得安放人，白店主请在这里说话，我去房上望。”白彦伦道：“就在庙里吧。”程岳点头出去，跃上大殿。

姜羽冲道：“你们戒备得这么严密么？”白彦伦道：“唉！这武胜文真真不是好货！我们这些天，教他们打着乡团的幌子，监视得一步也施展不开。”

九股烟乔茂咧嘴道：“好，倒是我们探窥人家，还是教人家窥探我们呢？”

胡孟刚怫然道：“乔爷，这些话少说一句，行不行？你怎么跟谁都是这样？”

白彦伦倒笑了，说道：“九股烟乔爷的口齿，我早就闻名的。”

俞剑平道：“郝师傅怎么没见？窦焕如镖头、青松道人、九头狮子殷怀亮，他们由前天动身，难道全没到么？”白彦伦道：“他们昨天到的。”

胡孟刚最为心急，抢着说道：“豹子在这里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访出他的根底来了。他姓袁，叫袁承烈，又叫快马袁，是辽东开牧场子的。你们这里究竟怎么样？窦镖头他们几位全上哪里去了？请你赶快说一说，我们还打算此刻就到武胜文庄内去一趟哩！”

白彦伦忙将经过的情形扼要地说了一遍。原来白彦伦等第一拨人，和郝颖先等第二拨人，先后到武胜文家里投帖拜见，没得结果。

劫镖之事，武胜文先说一概不知。可是他又道：“俞镖头名气太大了，有人要领教领教他；也许得罪了人，有人要较量较量他。我倒也听见一点影子。”跟着又明白说道：“我这里倒真有一位朋友，羡慕俞镖头的